



HAL
open science

从历史和共看姿 Cong lishi he gongshi kan hanyu
zitai dongci [Les verbes de posture en Chinois – perspectives
synchronique et diachronique]

Lin Xiao, Alain Peyraube

► To cite this version:

Lin Xiao, Alain Peyraube. 从历史和共看姿 Cong lishi he gongshi kan hanyu zitai dongci [Les verbes de posture en Chinois – perspectives synchronique et diachronique]. 法化与法研究(十) Yufahua yu yufa yanjiu (shi) [Grammaticalisation et études grammaticales, vol.10], pp.284-299, 2021. <hal-03506911>

HAL Id: hal-03506911

<https://hal.science/hal-03506911>

Submitted on 13 Jan 2022

HAL is a multi-disciplinary open access archive for the deposit and dissemination of scientific research documents, whether they are published or not. The documents may come from teaching and research institutions in France or abroad, or from public or private research centers.

L'archive ouverte pluridisciplinaire HAL, est destinée au dépôt et à la diffusion de documents scientifiques de niveau recherche, publiés ou non, émanant des établissements d'enseignement et de recherche français ou étrangers, des laboratoires publics ou privés.

从共时和历时角度论汉语姿态动词*

肖琳 [法]贝罗贝

(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

1 前言

自 Newman(2002a、2002b)以来,姿态动词,特别是“坐”*sit*、“站”*stand*和“躺”*lie*三个基本词汇已在不同语言家族得到广泛关注和研究。这些研究初涉语言类型学及认知语言学领域。进一步的研究同样在一些东亚和东南亚语言中展开:韩语(见 Song, 2002)、南亚语系(见 Enfield, 2002)、藏缅语系(见 Post, 2008; Noonan & Grunow-Harsta, 2002)等。然而,姿态动词在普通话和其他汉语族语言(*Sinitic languages*)中的研究,不论是共时还是历时,似乎没有得到过多关注,现仅有汪维辉和秋谷裕幸(2010)和殷晓杰和张家合和张文锦(2019)的研究可供参考,前者有关“站”类动词,后者有关“躺”类动词。

* 特此感谢汪维辉教授、吴福祥教授、龙海平教授和吴芳教授的珍贵意见和建议,以及2019年10月在三峡大学举办的第十届汉语语法化问题国际学术讨论会上,为我们的发言建言献策的各位同行挚友。

本篇文章旨在为填补该方面的研究不足做微小贡献。我们的主要议题有:

1. 姿态动词的静态义(*stative*)vs 动态义(*dynamic*)用法是否同形? 动态指进入姿态的动作(*action of entering into a posture*);静态指动作的持续结果,也做保持姿态的动作(*state resulted from that action*,也称“*at-rest*” position)
2. 姿态动词从本义到引申义使用何种演变方式? 隐喻(*metaphorical extension*)? 转喻或语用推理(*metonymization/pragmatic inferencing*)?
3. 汉语姿态动词能否启动语法化机制链条,如其他语言中姿态动词可语法化成体标记(参见 *kuteva, 1999; lichtenberg, 2002; song, 2002* 等)?
4. 原始不及物姿态动词是否已被及物化(*intransitive verbs transitivized*)?

2 议题讨论

2.1 静态(*Sative*)/动态(*Dynamic*)

“坐”“站”“躺”三类姿态动词表示“持坐姿”“持站姿”“持躺姿”静态义的时候,所需的感知运动控制(*sensorimotor control*)参量存在明显差异(见 Newman, 2002a)。具体表现如下,“站”类身体上半部和下半部均保持竖直,保持长时间站立需最多感知运动控制,最难维持但视野最广阔。“坐”类身体下半部呈放松状,更易保持,需中等感知运动控制。最后,“躺”类完全不受控制,需最低感知运动控制,“躺”是和“睡觉”搭配的姿势。换言之,从“站”“坐”到

“躺”,其对应感知运动控制参量呈现递阶式减少变化。

语言在用单一词项描述姿势的方式上有所不同。例如英文表述 *I sat on a chair* 有两种意思: *I sat myself down on the chair* 或 *I was sitting on a chair (and I did not move)*。又如法语表达复杂一些,不直接使用原型动词,而需要助词“être”加姿态动词的过去分词形式,整体表静态意义: *être debout* (站着), *être assis* (坐着), *être couché/allongé* (躺着)。法语姿态动词动态意义,由动词的代动词形式表达: *se tenir debout* (站起来), *s’asseoir* (坐下), *s’allonger* (躺下)。因此,它们不太像动词,被编码为形容词或过去分词更为一致。跨语言研究近期有可靠论证:动态义可从静态义中衍生而来。汉语也不例外,实际上,汉语姿态动词的动态表达经常要组合使用路径动词(Path verb),如:坐下(*sit down*),站起来(*stand up*),躺下(*lie down*),站住(*stand up*)等。

2.2 基本义>扩展义

我们认为,姿态动词基本义到扩展义的派生机制是语义扩展(semantic extension)。我们理解语义扩展不是一种共时体系的多义词关系,而是语言系统和认知系统中,随时间推演而发生的历时演变关系。参见 Enfield(2002)。

姿态动词的使用主体可扩展到非人类别[-Human],进而概念化出一些实体姿态表达,如以下英语例子:

(1) *The computer sits on the table.*

(2) *The house stands on private property.*

(3) *Her clothes are lying on the floor.*

以上例子中“坐”“站”“躺”的主语已不再是姿态动词的核心人类主语用法,这种表达普遍受限制。根据可扩展到非人主语

程度,姿态动词在不同类型语言中的使用和表述各不相同。如法语姿态动词只限于有生命[+Animated]主语,英语则没有该限制。如以下英语和法语用例:

(4a) *Le cheval est debout sous l’arbre =*

(4b) *The horse is standing under the tree*

(5a) *Mon chien peut se tenir debout sur deux pattes pendant cinq secondes =*

(5b) *My dog can stand up on two feet for five seconds*

(6a) * *Le vase précieux est debout sur le piano de ma maison* (法语不能说) =

(6b) *The precious vase stands on the piano in my house* (英语可以说)

由此可见,英语姿态动词的扩展义比法语灵活,但次于荷兰语,详见 Lemmens(2002)。汉语在这方面更像英语,详见后文。汉语姿态动词可有如例(7)一样的非生命[-Animated]主语表达:

(7) 烛台立在柜子上

2.3 语法化

跨语言研究表明,姿态动词可语法化成助词、指示词及体标记,特别是进行-持续体标记。Kuteva(1999)和之后 Lichtenberk(2002)的研究指出这样一条语法化路径: *posture > locative/existential use > aspectual use*。

澳洲语言中有关 *standing*、*sitting* 和 *lying* 的例子参见 Austin(1998)。属罗曼语系的西班牙语中,“躺”可做惯常体标记。大量语料显示,姿态动词语法化成功能词的概率远低于“去”“来”“(存现义)有”“给”“做”类动词。参见 Heine & Kuteva(2002)。

老挝语中很著名的现象是很多动词(如“到”“来”“完”“去”“给”“拿”)可作体标记和情态标记,姿态动词“站”“坐”“躺”并无语法化用法(见 Enfield, 2002)。这显然也是汉语的情况,后文中我们会详细探讨。

如果姿态动词没被语法化成时-体-语气标记(TAM, Tense-Aspect-Modality),它们通常在连动结构中出现,形成“associate posture constructions”“ $V_{POSTURE} + V_{ACTION}$ ”:

(8)他坐着看书

(9)他站着睡觉

(10)她躺着运动

这三个姿态动词也可以出现在存现句中,替代“有”的位置:

(11)门前站着 一个警察 / 有一个警察

(12)炕上坐着一位老太婆 / 有一位老太婆

(13)柜子上躺着一只猫 / 有一只猫

2.4 不及物动词及物化

姿态动词是典型的不及物动词,有时可被及物化。Dixon (1991:286 及后页)认为“可及物可不及物”(ambitransitive)指(基础义)不及物动词,同时具有及物性的现象。汉语中三个基本姿态动词“站”“坐”“躺”便是如此,见下例:

(14a)她站门口儿等你=

(14b)她站在门口儿等你

(15a)你坐椅子(上)=

(15b)你坐在椅子上

(16a)你躺床(上),我躺炕(上)=

(16b)你躺在床上我躺在炕上

(15a)和(16a)例中,处所介词“在”和方位词“上”均可隐现,即便它们出现时可能句子表意更为清晰自然。

为何会如此?因为姿态动词的处所宾语,应由搭配该姿态动词的相关实体充当:“坐”搭配“椅子”“沙发”等。“躺”搭配“床”“炕”等。如果我们把“坐”的典型相关宾语“椅子”换成与动作“坐”不相关的宾语,如“黑板”“镜子”等,句子就不自然,甚至不可接受。“躺”也是如此:

(17)*你坐镜子

(18)*你躺黑板上

3 三个基本姿态动词的分析

3.1 “立”

“立”字在甲骨文(公元前 13 至前 11 世纪)中已有用例,一直到明代(公元 14 至 17 世纪)仍在使用的。有基本义也有扩展义。

3.1.1 基本义

静态义:

(19)豕人立而啼(《左传·庄公八年》)

(20)晏平仲端委立于虎门之外(《左传·昭公十年》)

(21)孟子见梁惠王,王立于沼上,顾鸿雁麋鹿(《孟子·梁惠王上》)

动态义(使动用法):

(22)乃立囚(《左传·襄公二十六年》)

3.1.2 “立”的扩展义

(23)是以隐公立而奉之(《左传·隐公元年》)

“立”在上例中有“确立统治者”的意思。

“立”还有“签订(文书)”(例 24)、“立即、即刻”的意思,如下例子:

(24)孔明曰:如此,立下文书(《三国演义》第四九回)

3.1.3 “立”的双音节词汇

中古汉语中还有“立”的双音节表述。最常见的有“立地”,既有本义(例 25、例 26)也有扩展义(例 27):

(25)甚人来投此处? 早早开门,莫教奴家立地(《张协状元》第十出)(见白维国,2011)

(26)师教他身边立地(《祖堂集·江西马祖》)

(27)当处对面平章,立地便书文契(敦煌《变文集》卷四)最后一例中,“立地”的意思是“立刻”。“立地”有时还有扩展义“停止”。

“立”的其他双音节词汇还有“立等”(表“立刻”)、“立扎”(表“停止”)。例如:

(28)立等知县差人把雷横捉拿到官(《水浒传》第五十一回)

(29)早来到山坡直下,冻钦钦的难立扎(《元曲选·灰阑记》第三折)

最后,值得注意的是“立”在当代汉语中依旧使用,但仅用于无生命[-*Animate*]主语,见下例:

(30)书立在架子上

3.2 “站”

“站”出现较晚,大约在唐代(公元 10 世纪),直到明代(公元 15 世纪)才开始广泛使用,《元刊杂剧三十种》中只用“立”,而不用“站”,有关“站”的历史年代讨论,参见汪维辉和秋谷裕幸(2010)。

中古晚期到现代汉语“站”的一些句子静态意义“站着”(例 31、32、33)及动态意义“站起来”(例 34、35)并不是很容易区分,即便是在有上下文的情况下:

(31)众人都来前面站,合多合少等我散(《清平山堂画本·快嘴李翠莲记》)

(32)平儿站在炕沿边(《红楼梦》第六回)(见白维国,2011)

(33)公子连忙回身,向着他两个规规矩矩的一站(《儿女英雄传》第三十四回)

(34)要一领净席,等我窦娥站立(《元曲选·窦娥冤》第三折)

上例中出现双音节词汇“站立”,当代汉语中仍在使用,并且只能说“站立”而不说“立站”。后文中我们会看到双音节词汇“躺卧”而不说“卧躺”。

(35)罢罢罢,你站在一边,我替你报复去。(《元曲选·竹叶舟》楔子)(《元刊杂剧三十种》也收录《竹叶舟》,但是是节选版,没有楔子,故无此例)

“站”还有其他扩展义,比如“停”的意思,包括非人主语用法(见例 37):

(36)我们这位小姐专爱站门子(《官场》第三十回)

(37)黑压压的站了一街的车(《红楼梦》第二十九回)

上述现代汉语“站”的扩展义用法今天仍在使用,其他当代汉语“站”的扩展义见下例:

(38)特斯拉和拼多多打起来了,你站谁?

(39)这个假设站不住脚

“立”和“站”(明代以来接替“立”)的扩展义用法均由转喻

(metaphorical extension)和语义推理(pragmatic inferencing)演变而来。通过上面的举例,我们可以看到“立”和“站”可引出[士有生命]([士 Animated])主语的处所位置,它们将是所有姿态动词中此类用法最为灵活的(详见后文)。韩语的情况恰巧也是如此,甚至更明显,因为韩语的“sit”“lie”只能应用于有生命的主体。另一方面,韩语的“sit”“lie”进而语法化成进行体标记,但“stand”并没有(见 Song, 2002)。

3.3 “坐”

至少在中世纪之前,中国古代并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座位,更没有椅子。那么,“坐”在当时须理解为“坐在脚跟上”。请看例句:

(40)孔丘与其门弟子闲坐(《墨子》卷九)

(41)李智、黄四约坐,伯爵赶送出去(《金瓶梅词话》第四十六回)

(42)那春梅坐着纹丝也不动(《金瓶梅词话》第四十六回)

“坐”这个姿态动词特别有意思的是,它自中世纪以来一直被普遍使用,其引伸的意思有“住”“留”“居住、栖息”。这一点并不意外。在其他语言中,“坐”的义项经常出现“住”“留”等多义扩展(见 Newman, 2002a)。属藏缅语系的 Chantyal 语中,“sit”是唯一的姿势动词,其意义已经远远超出了一个基本姿势动词的表达范围。它拥有众多扩展义,包括“住”“在一个地方”“停留”“保持”“休息”。参见 Noonan & Grunow-Harsta(2002),他们还提出 SIT>STAY>LIVE/REMAIN>BE 的语义衍生假设。见下列:

(43)燕子时来往,从坐不经冬(《敦煌变文集·燕子赋》)

(44)空闲石[拾]得坐,雀儿起[岂]自专(同上)

(45)向吾宅里坐,却捉主人欺(同上)

(46)昨来到和尚处问佛法,轻忽底后生来东石头上坐(《祖堂集》卷四)

(47)马大师下八十八人坐道场(《祖堂集》卷十六)

毫无疑问,不那么常见的是“坐”的其他扩展义,而它们却非常丰富。“坐”=“放”“安放”“置”(见例 48、49),这个扩展义在当代汉语中,特别是在书面语中一直沿用(见例 50);“坐”=“展延”(见例 51);“坐”=“就”“突然”(见江蓝生、曹广顺,1997,唐代例子如 52 和 53);“坐”=“徒然”(例 54);“坐”还可以是将来时标记、致使动词、原因介词、递进连词等。

(48)小王下来把壶坐在火上(《金瓶梅词话》四十六回)

(49)不防火盆上坐着一锡瓶酒,推到了(同上)

(50)还有一口碗柜,顶上放着一架收音机,旁边有一摞书。屋子中央蹲着煤炉,上面坐一壶水,正冒着热气,啾啾地唱着歌(《人民日报》1981年5月30日第5版)

(51)你把这墙拆了,坐出东边一步去(《醒世姻缘传》第三十五回)

(52)同心一人去,坐觉长安空(白居易《别元九后咏所怀》)

(53)闷到杨公池水头,坐逢扬子镇东州(杜甫《答杨梓州》)

(54)唯觉乖亲燕,坐度此芳年(韦应物《清明日忆诸弟》)

“坐”的这些扩展意义,很多不再是纯粹的动词,而有副词、助词、介词甚至连词的特征。我们判定这是经典的语法化演变。这些演变过程发生在唐五代时期,即从7世纪到10世纪。

“坐”的扩展义在方言中的使用一定更加丰富,这值得深入研究。在老北京话中“坐窝儿、坐地儿、坐地窝儿、坐根儿”表示“当时、正当、立即、马上”之义,也表示“原本、本来”之义。例如:“坐窝

儿你买的时候就该好好儿看看”“他刚一开口,坐地儿就让我给顶回去了”“我大哥坐地儿就住在这儿”“坐根儿是他拉我来的”“坐窝儿我就认为这段文章里有误”。(见卢小群,2017;徐世荣,1990)

3.4 “躺”

“躺”的大致出现在元代,此前,“躺”的一个旧词形式是源自上古汉语的“卧”,意为“伏身休息”(略有别于以后的“躺”)。参见殷晓杰、张家合和张文锦(2019)。

(55)有欲为王留行者,坐而言。不应,隐几而卧(《孟子·公孙丑下》)

元代首次出现“躺”的用例,写作“倘”。更多“躺”的用例相继出现在元杂剧中(如例 56),但“倘”相对少。只在《水浒传》(16 世纪)出现 2 例,《金瓶梅词话》(1610 年)22 例,《平妖传》(16 世纪)8 例。参见刘君敬(2011)。要等到《红楼梦》(18 世纪)和《儿女英雄传》(19 世纪)才频繁出现。请看例子:

(56)杀下个妇女血泊里倘着身躯(《古今杂剧·赵氏孤儿》)

(57)站着的都是我邓老九的房子,躺着的是我邓老九的地(《儿女英雄传》第 21 回)

“躺”的本义和“坐”“站”“立”一样,兼有动态义和静态义:

(58)你躺一会吧(动态义)

(59)病人在床上躺着(静态义)

(60)他躺在床上(兼有动态义和静态义)

不同于“坐”“站”“立”的是,“躺”几乎没有扩展义,所以“躺”没有语法化演变。但也有极少数较灵活的用法,如表示“*lying on the credit rolls*”:

(61)我不能躺在功劳簿上睡大觉(袁隆平)

在结束本小节前,我们想再回到上文 2.1 中提到的静态义(持站姿、持坐姿或持卧姿,即“保持静止姿态”)和动态义的二分法。纵观汉语历史演变进程,正如上文提到的,这两种状态并不总是容易区分,这取决于语境。通常上下文语境足够支持选择一种语义解读而不是另一种,要等到近代汉语末期和现代汉语初期,才能看到静/动态义的句法区分手段。

然而,这种区别不像法语那样,通过动词形态变化手段系统而明确地表达出来(见上文),而是通过词序手段来表达。其结果不排除歧义的可能,如英语中 *I sat on a chair* 可以有两个意思:(i)我坐在椅子上(动态),或(ii)我坐在椅子上[而我没有动](静态)。

实际上,汉语姿态动词后带体标记,并出现在处所短语之后的情况,如例(62—64),只能有静态义。但处所短语前置于姿态动词时,仍然兼具静态和动态义,如例(65—67):

(62)我在台阶上站着(静态,非动态)

(63)他在椅子上坐着(静态,非动态)

(64)她在地上躺着(静态,非动态)

(65)我站在台阶上(静态,兼动态)

(66)他坐在椅子(静态,兼动态)

(67)她躺在地上(静态,兼动态)

换言之,汉语的情况类似英语,但也不尽相同。汉语排除歧义更多还是看语境,也取决于处所短语的性质(如例 68 vs 69)或姿态动词的主语是否有为生命体(如例 70 vs 71)。姿态动词出现在句末时经常只能做静态解读,详参 Peyraube(1980)。

(68)她在棺材里躺着(静态)

(69)她躺在棺材里(静态,非动态)

(70)白杨树在山坡上站着(静态)

(71)白杨树站在山坡上(静态,非动态)

4 结语

“站”“坐”“躺”三个姿态动词表达静动态义的结构基本相同。区别手段大体是句法层面的,即由处所短语在动前或在动后区分。

像世界上许多其他语言一样,汉语姿态动词(至少“站”和“坐”)有各种扩展语义。这些扩展义是通过隐喻和/或转喻从基本义中衍生出来的。涉及语义派生(semantic derivation)。其中一些语义扩展还被语法化了(grammaticalized),特别是动词“坐”。

然而,那些中古和早期现代汉语中常见的扩展义,在当代汉语已经消失了。尤其是当这些语义扩展进入语法化链条(动词>助动词、动词>副词、动词>介词、动词>连词等),特别是涉及动词“坐”的时候。因此,说汉语姿态动词并没有被语法化也不完全正确。语法化是有的,但至今仍属极少数情况。

可以判定的是,汉语“立”/“站”和“坐”的众多扩展语义都不涉及动词到时体标记类语法化机制,汉语姿态动词没有语法化成进行-持续体标记(TAM marker),更不用说“躺”语法化成惯常体标记。这点在其他语言中常见,如玻利维亚的 Tarana 语中的“站”“坐”和“躺”,和韩语中“坐”和“躺”。

参考文献

白维国主编 2011 《白话小说语言词典》,商务印书馆。
江蓝生、曹广顺 1997 《唐五代语言词典》,上海教育出版社。

刘君敬 2011 《唐以后俗语词用字研究》,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卢小群 2017 《老北京土话语法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汪维辉、秋谷裕幸 2010 汉语“站立”义词的现状与历史,《中国语文》第4期,第299—310页。

徐世荣 1990 《北京土语辞典》,北京出版社。

殷晓杰、张家合、张文锦 2019 汉语“躺卧”义词的历时演变研究,《语言研究》第1期,第99—105页。

Austin, Peter 1998 Crow is sitting chasing them. Grammaticalization and the verb 'to sit' in the Matharta languages, Western Australia. In A. Siewierska & J. J. Song (eds.). *Case, Typology and Grammar*.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19—36.

Dixon Robert M. W. 1991 *A New Approach to English Grammar, On Semantic Principle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Enfield, Nick 2002 Semantics and combinatorics of 'sit', 'stand', and 'lie' in Lao. In John Newman (ed.). 25—42.

Heine, Bernd & Tania Kuteva 2002 *World Lexicon of Grammaticaliz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Kuteva, Tania 1999 On 'sit' / 'stand' / 'lie' auxiliaries. *Linguistics* 37 (2): 191—213.

Lemmens, Maarten 2002 The semantic network of Dutch posture verbs. In John Newman (ed.). 103—140.

Lichtenberk, Frantisek 2002 Posture verbs in Oceanic. In John Newman (ed.) 269—314.

Newman, John 2002a A cross-linguistic overview of the posture verbs 'sit', 'stand', and 'lie'. In John Newman (ed.). 1—24.

Newman, John (ed.) 2002b *The Linguistics of Sitting, Standing and Lying*. Amsterdam/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Noonan, Michael & Karen Grunow-Harsta 2002 Posture verbs in two Tibet-Burman languages of Nepal. In John Newman (ed.). 79—102.

Peyraube, Alain 1980 *Les constructions locatives en chinois moderne*. Paris: Editions Langues croisées.

Post, Mark W. 2008 Verbs of position, existence, location and possession

and their grammaticalization pathways in the Tani languages. In Stephen Morey & Mark Post (eds.), *North East Indian Linguistics*, New Delhi (Indi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India, 127—150.

Song Jae Jung 2002 The posture verbs in Korean: Basic and extended uses. In John Newman (ed.), 359—386.

罗田方言“得”字介宾补语句 及“得”的语法化

徐 英

(三峡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

1 引言

介宾补语句在上古、中古汉语里一直与双宾句并存,也见于今天几乎所有南方方言及南方官话中,但在元明清之后逐步退出了北方官话。介宾补语句的特点就是动词后既带宾语也带介词短语。为了叙述方便,我们可以把双宾语句表示为: $S+V+O_{\text{间}}+O_{\text{直}}$ (I式), $S+V+O_{\text{直}}+O_{\text{间}}$ (II式)。在双宾句式II“ $S+V+O_{\text{直}}+O_{\text{间}}$ ”的间接宾语前插入介引成分,就形成了介宾补语句式 $S+V+O_{\text{直}}+X+O_{\text{间}}$ (III式)。罗田方言中,介引成分一般使用“得[te]”或“到[tau]”。介引成分“得”或“到”的语法功能没有区别,“到”轻读就为“得”,“得”重读就为“到”,一般认为“得”是“到”的弱化,可视为同一音节的不同的语音变体或书写形式。为了便于称叙,一致写成“得”,并称之为“得”字介宾补语句。如:

(1)你把点东西得我_{你送一点东西给我。}

(2)大舅送了两壶茶油得我_{大舅送了两壶茶油给我。}